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论“神圣”

THE IDEA OF THE HOLY

[德]鲁道夫·奥托 著

Rudolf Otto

成 穷 周邦宪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论“神圣”

THE IDEA OF THE HOLY

——对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
及其与理性之关系的研究

[德]鲁道夫·奥托 著

Rudolf Otto

成 穷 周邦宪 译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神圣”/(德)奥托著;成穷,周邦宪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2(2003.5重印)
(宗教与世界丛书/何光沪主编)
书名原文:the Idea of the Holy
ISBN 7-220-03095-9

• I. 论... II. ①奥...②成...③周... III. 宗教哲学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083 号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36 年版译出

·《宗教与世界》丛书·

LUN “SHENSHEN”

论“神圣”

[德]鲁道夫·奥托 著

成 穷 周邦宪 译

王作虹 校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汪 漪

文小牛

何 华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电话:(028)86661236 86660527

(028)86679239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公司(028-87856259)

850mm×1168mm 1/32

10.25

4

235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次

ISBN 7-220-03095-9/B·111

12.50 元

防盗版举报电话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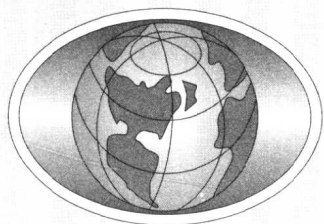
定 价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主 编 何光沪

副主编 汪 泳 高师宁 丘仲辉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本书的出版得到爱德基金会的资助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史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

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重迭，而且在其中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

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宗教与世界》丛书 再序

《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写于1988年。这次因重新设计封面，老搭档汪泳要我写篇新序，添些新意。初觉不必，但经他提起旧事，蓦然回首，竟有隔世之感，遂觉有话要说。

七年来，丛书出了20种，从选题到译文，自己都不甚满意。然而各方面均有好评，我想，这不过是因为在宗教领域，学术性的、高品位的、严肃认真的书还是太少，而我们对这套书，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力求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这些年来，诸多的困难，小环境的、大环境的、经济上、非经济上的，都捱过来了，如今得到一些从好评产生的支持，我们在心存感谢的同时，更当努力走下去了。我有一条原则，叫做“目标不能认错，里程在所不计”。当然，但愿目标能更准一些，做事能更多一些。

这些年，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有人在谈论“宗教热”，确实有大量现象在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宗教问题。我想，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在科技日益发达、生活日益便利的现代社会，种种“宗教热”现象提醒我们，人类最深刻

最多样最难满足的永恒需求，还是在精神方面，人是不能在物质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安宁或真正的幸福的。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走向终极的态势或趋向，是文明的动力，是文化的灵魂，也是真正的人的精神。作为终极之人间反映的宗教，正是因此而不衰。第二，在价值和观念日益多元、诱惑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种种“伪宗教”（或“准宗教”）问题提醒我们，人类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和意志自由，是多么容易认错目标、选错方向、误人害己、酿成灾祸。事实上，使人失足的伪宗教的特征，即自我膨胀和偶像崇拜（崇拜卡里斯马型的个人、团体利益、意识形态、权力地位、金钱肉欲、个人安乐、一己解脱等等并为之献身），其根源正在于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即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

面对社会的世俗化和人情的冷淡，宗教热的兴起是自然的；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人世的纷争，冷静地对待宗教热是必需的。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冷淡，因为它要求的是理性和爱心。我相信，理性和爱心不但不违背真宗教的精神，而且有助于造成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和精神生活的提高。

本丛书追求学术性、客观性和包容性，当然是想要促成理性的冷静；至于编者希求宗教之提高和向真之心，则只能借孔夫子一言以自白：“知我者，其天乎？”

何光沪

1995 年于北京

中译者序

1. 鲁道夫·奥托 (Rudolf Otto, 1869—1937) 为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宗教史家与宗教现象学哲学家。他曾在艾尔南根 (Erlangen) 与哥廷根 (Göttingen) 就读。后在哥廷根与布勒斯劳 (Breslau) 任教。从 1917 年起到马堡大学任教并一直住在那儿，直到逝世。

奥托是德国哲学、神学传统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其思想主要受下述诸人的影响：一是受路德的巨大影响，从路德那里他学到了宗教直觉、对上帝内在存在的意识的重要性；二是受康德关于先验范畴与现象本体二元划分的影响，“神圣”就是被奥托视为一纯粹的先验范畴并被当作此种东西来论说的，而他关于上帝是“全然相异者”的提法则显然建立在对后一点的接受之上；三是受施莱尔马赫的影响，奥托接受了施氏关于“情感”在宗教经验中的重要性的观点，但又不满意把宗教感界定为“依赖感”的作法，而提出他认为较“依赖感”更原始的“造物感”与“神秘感”；四是受弗里斯 (Fries) 的影响，奥托

采纳了弗氏关于“直感”(Ahndung)为一种领悟存在之意义与目的的能力的看法并对之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所有这些影响,都可在《论神圣》一书中找到。

尽管奥托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宗教,但他却不象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神学家那样只局限于研究基督教。他对非基督教宗教亦有极大的兴趣。他学过梵文,翻译和精研过许多重要的印度宗教典籍。为了感受、收集第一手的宗教经验与资料,他还去过印度、尼泊尔、中国、日本、埃及、耶路撒冷和其他地区。有人认为,他的《论神圣》一书就是在他1911—1912年的亚洲之行及研习梵文的基础上写就的。

奥托著述甚丰,最主要的有:《自然主义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Naturalistisch und religiöse Weltansicht, 1904);《康德-弗里斯派的宗教哲学》(Kantisch-Fries' Religionsphilosophie, 1909);《论神圣》(Das Heilige, 1917);《东西方的神秘主义》(West-östliche Mystik, 1926);《印度的神恩宗教与基督教》(Die Gnadenreligion Indiens und das Christentum, 1930);《神国与人子》(Reich Gottes und Menschensohn, 1934)。此外,奥托还把一些印度宗教著作译成德文。他对《薄伽梵歌》的研究已被译成英文出版,书名是《原歌:至圣崇高者之歌》(The Original Gītā: the Song of the Supreme Exalted One, 1939)。

2. 《论神圣》为奥托48岁时所作,是他前期的代表著作(后期为《神国与人子》),也是使他一举成名并享有广泛声誉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这本发表于1917年的著作以及稍后的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论〈罗马人书〉》(Romerbrief, 192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年间都一直是神学与宗教哲

学谈论的主要对象。由于《论神圣》在德国内外的持久影响，故被美国学者 F. N. 麦吉尔列入世界 225 本哲学名著之一。^①

《论神圣》一书所要处理的是“神圣”这个观念。因为在奥托看来，“神圣”是一个宗教领域特有的解释范畴与评价范畴。虽说人们也在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内使用“神圣”一词，如说道德意志的“神圣”、法律的“神圣”，但这都是派生的用法而非本源的含义。本源性的“神圣”观念仍是宗教领域的特有范畴。这才是神学和宗教哲学研究的真正课题。

然而，由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理性化倾向，“神圣”这一术语已逐渐失去它的原初含义而拥有越来越多的道德含义（即指道德上的“完善”）。奥托认为，虽然“神圣”的道德含义也是该观念发展的合理结果，但却不应因此而遮蔽甚至取代它的原初含义。奥托的任务就是要把内涵在“神圣”观念中的这层含义揭示出来。

这层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这是剔除“神圣”观念中的道德因素和理性因素后的剩余物。它是宗教的根基。“任何一种宗教的真正核心处都活跃着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宗教就不再成其为宗教。”（英译第 6 页，下同）对于这种因素，若再用“神圣”（the holy）来加以称谓，那就很不妥当，因为如上所述，这个术语差不多只代表后来逐渐成形和逐渐充实的伦理含义。因此，奥托根据拉丁语 *numen* 自铸了一个新词即

① 由他主编的这本书的原名是《世界 225 篇哲学名著述评》（World Philosophy Essay—Reviews of Major Works），中译本名为《世界哲学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版）。

numinous (“神秘的”), 来重新命名这一遮蔽至深的因素。按照奥托的解释, numinous 既可指某一独特的“神秘的”价值范畴即“被感受为客观的外在于自我的”(第 11 页)“神秘者”, 又可指某种确定的“神秘的”心态。两者密不可分: 前者是后者“直感”的神秘对象; 后者则是前者以“情感的形式被反映到心灵中”(第 12 页)来的东西。

在此前提下, 奥托对宗教崇拜中所呈现的“神秘的”心态即“神秘感”作了分析。这种分析是现象学的。奥托指出, “神秘感”是一种二元结构性质的东西。一方面是“畏惧感”。这是崇拜者在某个至高无上的超绝者面前所产生的那种战战兢兢的、自惭形秽的、卑微渺小的神秘感受。“受造感”与施莱尔马赫的“绝对依赖感”都由此而产生。另一方面则是“神往感”。尽管崇拜者在这个超绝者面前胆怯万分、无比畏惧, “但同时又总要情不自禁地转向它, 甚至还要使之变成他自身的东西”(第 31 页)。此种既畏惧又神往的情感才是宗教经验中的那种“特殊与独有的东西”(第 4 页)。这种东西闪避着概念之思的领悟, 只有具有此种存在性体验的人才能感受它。

与此同时, 奥托又对此种感受所指向的神秘对象作了论述。他把这个对象称为“令人畏惧的神秘(者)”(the *mysterium tremendus*)。奥托指出, 如果从宗教含义上看, 此“神秘”就是“完全相异者”, 即某一与世内存在者迥不相同的实在(上帝)。对于这个实在, 我们本说不出什么, 充其量只能以用作“表意符号”的概念去意指它。为此而给出的描述只具有“假想的”、“类比的”性质。根据奥托的分析, “神秘”具有三个这样的“性质”。一个就是“绝对不可接近性”(absolute unapproachability), 指作为受造物的人与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之间横亘着一

条无法超越的鸿沟，人绝不可能接近上帝。再一个就是“绝对不可抗拒性”（absolute overpoweringness）亦即“威严”的性质，指上帝具有无上的权能与权威，而人在他面前不过是“灰尘”与虚无。第三个是“活力因素”（energy），指上帝乃一活跃的、有催迫力的存在者，而不只是哲学式的（理性的）、静观的上帝，这在上帝的“忿怒”中尤为生动可感。这三个性质都包含在奥托对“（令人）畏惧的”这一限定词的分析之内，或者说是这一修饰语的具体展开。在这一论述过程中，奥托还追溯了“宗教之畏”的发展历程：“对魔鬼的畏惧”→“对神灵的畏惧”→“对上帝的畏惧”。

有人指出，奥托的上述观点主要是在《论神圣》的前四十页内阐明的。^①事情确乎如此。这之后，奥托将 numinous 这一主导范畴用于各种宗教事实，比如用来重新解释基督教的“罪”和“救赎”这两个重要概念。在奥托看来，罪不只是道德上的犯规，而是一种绝对的亵渎感，一方面有对作为受造物的自我存在的无情贬抑，他方面则是对神秘者的最高颂扬。而救赎则源于罪，是一种要超越上述对峙与分裂的渴求和努力，即要从“凡俗”存在中解脱出来并使自己变得宜于与神秘者相交接。余下的篇幅则用来讨论表现 numinous 的方式，对 numinous 因素在艺术、《旧约》、《新约》、路德著作与许多神秘主义宗教中的表现以及知觉此种神秘因素的特殊能力作了追溯、考察与论说。

奥托的意图是要讨论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

^① 见维纳德·奥克斯托比（Willard Oxtoby）为《宗教百科全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87年版）所撰写的条目“论神圣”（第6卷第432页）。

的关系，结果却不能不牵涉到对宗教本质的看法。在一个人本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宗教总是从人的方面去加以看待的：或者被理解为不开化心灵或部落特性的系统投射（杜尔凯姆）；或者被理解为团体想象的产物（冯特）；或者被理解为由情感所高扬、激发和照亮的道德（阿诺德）；或者被理解为人与整个宇宙的和谐感（麦克塔加）；或者被理解为对价值持久性的信仰（霍夫丁）；或者被理解为真理的较容易理解的表象形式（黑格尔）；或者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费尔巴哈），或者被理解为对人的超越性的意识（贝尔），或者被理解为一种人道主义（杜威），等等。奥托反对所有这些简化论（reductionism）的观点即认为宗教是人的一种创造，目的是为了

满足人的心理的或社会的需要并且也是这些需要的产物的观点，坚持宗教自身活动的独立性，是对某个“全然相异者”这一超验实在的应答。相应地，人就不应自大，而应谦恭，不应以主人的身分对世界发号施令，而应以受造物的身分与其他存在者和平共处，努力倾听来自更高存在的呼声。这看似人的丧失，实乃人的得获。奥托两次援引歌德的诗（“畏惧是人性中的最好部分/无论世人多么轻蔑此种情感/稟有它，就会彻悟到非常之事”），其用意恐怕正在于此。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破灭了人们对于理性的奢望的彷徨时期，奥托重新提出、言说和追问“神圣”的问题，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即使在今天，对于那些探索价值重建（包括人与自然之新关系的建立）的人来说，也许仍不失为一条富于启发性的思路。

作为学术著作，《论神圣》不可能拒绝质疑与批评。事实上，研究者们已经提出不少的批评，比如：康德的先验范畴是否可

用于神学领域来分析神秘感？可否用人所具有的特性去类比哪个全然相异的“神秘者”？此种类比的客观有效性如何？道德因素一开始就存在于宗教经验中还是后来才附加上去的？……相信读者在阅读后也会发现属于自己的问题并提出批评。这里就不再赘述。

3. 本书是根据 J. W. 哈维的英译本译出的。英译名为 The Idea of the Holy, 国内一般译为《神圣的观念》。但这个译名容易引起歧义：似乎作者所论的是“观念”，只不过这个观念是“神圣的”（the holy Idea）。德文原名的意思是明确的：论神圣（Das Heilige）。英文译名的意思也是明确的：论神圣这个观念。在此，“观念”与“神圣”乃是同位的，就是同一个东西。问题出在“of”上。一旦译为“神圣的观念”，原来的同位结构就变成了（至少在形式上）偏正结构，“神圣”与“的”连在一起可被误视为一修饰语。这显然与原意不符。我们本想译成“论神圣这个观念”或“论神圣观念”，但都嫌不妥，干脆按德文译成“论神圣”。为了保留“观念”这层意思，我们再在神圣上加引号表示，于是就是《论“神圣”》。不过，为了尽量减少排版上的麻烦，我们在文中一律写成《论神圣》。

这里还需提一下 numinous 这个词，因为它是全书中使用最多并且也是最重要的概念。根据奥托的意思，numinous 表示“神圣”观念中剔除了道德的、理性的含义之后的剩余物（非理性因素）。我们勉强将之译为“神秘（的）”。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在我们的传统中，“神秘”一般指某种玄奥、隐秘、不为人知但通常为自然的东西，并不或几乎并不包含超验意义上的“神圣”这层意思。而奥托所发明的这个词却兼有“神秘”和

“神圣”两层含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必须切记的。

成 穷

1994 年 12 月 29 日于成都